

## 0004 菩提道次第略論 20140409-b

主講法師：上良下因法師

2014 淨律學佛院

我們剛才說：“莫覺如擔”，不要覺得像有負擔。然後你怎麼樣能夠做這種正面的思惟呢？就是你就多思考聞法的功德與利益。這樣子的話，就不會覺得說好像聽善知識的教授，或者聽太多了，或者聽得不順耳，就像負擔一樣。

同時呢，從正面上來說應當“視為莊嚴”。什麼叫“莊嚴”呢？視這個善知識、說法者像大醫王一樣，具足福德、具足智慧，福德資糧、智慧資糧的這種大莊嚴的這種醫王的境界，視為莊嚴。那因此呢，能夠“依教奉行”，然後以“恭敬承事”。

好，這是對說法者作如醫生的想法。

那第三個呢：

戊三：於其教誡起藥品想。

猶如病者，於醫所配藥品極為珍惜；如是于說法者所說教授、教誡，見其重要，應多勵力珍愛執持，莫因忘念等而令其失壞。

第三個，是對他所說的法的本身那麼要像藥一樣。就像什麼呢？一個生病的人對於這個一個很好的醫生他所配的這個藥一定是極為珍惜的，你相信他能夠治你的病嘛。因此呢，對於說法者所有的教授跟教誡……在這個地方教授跟教誡有什麼差別呢？“教授”的話，定義就是說：對於這個功德，未生的功德令生，叫做教授，那種言教稱為“教授”。教誡，就是說對於已生的功德令其增長、堅固，稱之為“教誡”。

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本來你什麼都不懂，然後這個時候，你今天第一次學第一次學這個《略論》，裡面很多的法對你來說可能都是新學的內容，那這個叫教授——你過去本來不知道怎麼樣來聽法，你現在知道怎麼聽法了，這個就是教授；然後在開始修了之後，慢慢有一點功德生起的時候，師長為了使你的功德更加地增長，補充種種的開示。你已經開始修“聞法儀軌”的時候，那麼師長再不斷地給你開示聞法的功德，然後反面的說慢法的和輕慢善知識的過患，這個時候可以增長你修“聞法儀軌”這個法的力量、它的功德。那麼後面補充使這個已生的功德令更加的增長的，這個稱之為“教誡”。

就像我們看祖師的法語，開示法語，為什麼我們每天要看祖師的法語？因為修行的原理我們大概都知道，但是呢，還必須要看祖師法語不斷鞭策我們自己，那個叫做“教誡”；那你學這個經論本來不懂，然後你開始第一次學，這個稱之為“教授”。

這個教授跟教誡呀，都是見其重要，應該多分的努力去珍愛，而且執持他，執持不失啊。不要因為妄念等等的因緣，像杯子底下有漏洞啊，而“令其失壞”。這是第三個。

#### 戊四：于殷重修起療病想。

前面三個都是你在聽法的時候的一個心態，第四個是你聽完法之後，你應當具足怎麼樣的心態？就是說你應當要殷重地起修行，那這當中分為三段。

第一段：指正不修行而愛鑽研文字的人。

猶如病者，見若不服醫所配藥，病則不愈而作飲服；如是于說法者所示教授，若不修持，則見不能催伏貪等而殷重修，不應無修、唯愛集聚異類文詞。

就像一個生病的人，他可以看見、他可以知道，如果他不服醫生所配的這個藥的話，他的病就不能夠痊癒，因此他就會老老實實地按時、定量地去飲服

這個藥，那這是譬喻。

我們各位都有吃藥的經驗，醫生講的話，我們一定是照著聽。尤其你要得了重病啊，或者身體不舒服啊，醫生怎麼說你一定照著做。不會跟他打折扣啊，或者加加減減，不會。

相同的道理，聽法的人對於說法者所宣示的這個教授啊，如果不修持，就像醫生給你開的藥你不吃，那麼“則見”啊，我們就可以知道，不能夠“催伏貪等煩惱，而殷重修”。這個因為他是藥嘛，前面講“於其教誡起藥品想”，那麼事後也應當要按時地服藥，而殷重地去修，修你所聽聞的法。

相反的，不應當無修。什麼叫“無修”呢？“唯愛集聚異類文詞”。就像有的人他對於學法是什麼呢？就是一種興趣。他想要修行的這種意願不是很高，就是喜歡裡面的這個哲學思想，然後，興趣。那麼再差一點就是為了名利，為了名利而多聞，那就更不好了。像提婆達多啊，他一天能夠日誦萬偈，背很多的偈頌，一天吶。但是呢，他就是為了名利而學的。

那這個是第一段告訴我們說：我們聽了之後，必須要修，就像有病要按時服藥一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又如癲瘋病者，手斷足殘，若僅服用一、二次藥，全無所濟；我等自從無始以來，遭受煩惱重病所逼，于教授義略修一二，實為不足。

這一段是告訴我們，不僅你要吃藥，而且要長時間地吃藥。先舉譬喻：就像癲瘋病的人，那個很嚴重的病啊，在古代來說這是絕症啊。那麼“手斷足殘”，得了癲瘋病的人，這個手腳慢慢萎縮啊，壞掉了。那麼這種這麼嚴重的情況，如果他只有吃一兩貼藥，那麼“全無所濟”，“濟”就是幫助，一點幫助都沒有。這個病太嚴重了，必須長時間的服藥。

相同的道理，我們從無始以來呀，遭受煩惱的重病所逼迫，對師長的教授的義理，如果只是“略修一二”，略修一二就是說，今天告訴各位修這個“離三種過，依六種想”，那你知道之後，然後下去還會思惟一下，那怎麼能夠對治我們無量劫來的這種慢法、慢人，對法師、對法的這種驕慢的心，怎麼對治呢？所以“實為不足”。

這底下說啊：

**故為圓滿一切道分，應以善觀察慧思擇法義，如瀑流水，勵力修持。**

所以為了圓滿一切道的支分，一切道的支分指戒、定、慧三學，這一切都屬於道的支分。就是說因為透過戒定慧三學，可以使我們契入到實相，所以它們會稱為道的支分。

“應以善觀察慧”，以這種善巧觀察的智慧來“思擇法義”。就是我們學完這個《略論》之後，我們應當要學習思惟修。不只是道理瞭解就好了，要改變我們過去的習慣。因為這個《廣論》或者《略論》，它就像一本實驗手冊一樣，它告訴你……好像我們到實驗室啊，以前我們各位都做過實驗課，實驗室它告訴你，這個手冊上告訴你，第一步你要做什麼？第二步做什麼？第三步做什麼？它都寫得很清楚。那麼《廣論》它就像個實驗手冊一樣，我們應當去練習，以善觀察慧來思擇法義。就像這個瀑布的流水一樣相續不斷地來努力地來修持。

底下引證：

**如《懺贊》雲：“於此心亦恒愚昧，重病長時相依附，如痲瘋者手足斷，僅服少藥有何益？”**

我們的心恒常地在這種愚昧狀態當中，而重病啊，也是長時地相依附。就像一個得重病的痲瘋病的人，手腳都斷掉了，那麼他只有吃點少的藥，那有什麼利益呢？我們無量劫來的這種貪嗔癡的煩惱，你如果不長時間地修，那怎麼

可以呢？所以這個是第一段，就是警告那些只愛鑽研文字的人，喜歡廣學很多很多的人，告訴他們要實修。不然學很多之後，到時候一樣啊，都用不上。

第二段：此中“於自身作如病者想”最為重要。

於自身作如病者想，極為重要。因有此想，餘想亦起；

“於自身作病者想”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有這個想的時候，你認定自己是病人的時候，其它五想啊，包括第二個“於說法者如醫生想”，第三個他所說的法如同良藥想，乃至第四個“于殷勤修行如療病想”等等、等等，後面到第六個“於佛法理起久住想”……這其它想法才能夠生起。

就像你如果不認為你是病人，醫生給你開的藥再好，你也不會吃啊，更不可能說長時間配合去吃了。所以這個第一點，於自身如病者想這個最為重要。

下一段：

若此僅是空言，則非為除煩惱而實修教授義，徒作聽聞。猶如病者求醫師已，若僅好取醫所配藥，然不服藥，病終不愈，此為《三摩地王經》中所說；

相反的“若此僅是空言”，這個“此”的話，就是說：觀察自身是病者。你“觀察自身是病人”這個事情是空言，就是說你根本沒有這麼想，或者就是說你雖然知道這個事情，但是沒有努力地修而生起覺受的話。那麼也就是說，我們並不認為自己是病人；或者理論上知道，但是沒有覺受。所以因此呢，就不會為了斷除煩惱而實修你所聽聞的教授的義理。

那麼“徒作聽聞”，只是用歡喜心來聽而已，那這樣就得不到太大的利益了。只是這種栽培般若的善根，作未來得度的因緣而已。

甚至有時候這個更壞的情況，就是有的人他聽了很多，聽很多之後，都不去實修。不去實修的時候，你就永遠得不到法義——佛法的利益。你得不到真實的覺受的時候，你到聽到最後越聽越沒興趣。因為“我今天多聽一部經、少

聽一部經，沒差”。那麼聽到最後疲憊了，聽到最後疲憊、沒差的時候，到時候就不想聽了。到時候就是“我老實念佛了，我道理都知道了”，像這樣的人現在很多啊。他實際上他並不是真的已經知道道理了，他可以老實念佛，不是的。真的要老實不容易呀。那他只是因為他聽的時候沒有真正的來調伏煩惱，所以沒有得到法的味道。

就像那個阿迦曼尊者說的：這個湯啊，你要用舌頭去嘗，才能夠知道湯的味道。你用湯匙怎麼攪拌，也不能夠知道湯的味道。湯匙攪拌就像你在佛學院的課，一直不斷不斷地聽，你也沒去好好地深入地去思惟，甚至實踐的話，那聽久了你就麻痹了，這個叫“徒作聽聞。”

所以底下舉個譬喻就像一個病人求醫生之後呢，若僅是“好取”，喜歡取醫所配藥，然而“終不服藥”。就像尤其現在臺灣健保啊，很便宜呀，有些老人家沒事啊，就到醫院去呀，看看病吶，聚聚會啊，然後醫生拿個藥啊，就領回家去，也不吃，就放著。那麼病啊，終究是不會痊癒的。那麼這個是《三摩地王經》當中所說的道理。

看下一段：

彼中又雲：“我雖宣說極善法，汝若聞已不實修，如諸病者負藥囊，終不能醫自身病。”

“彼”就是《三摩地王經》裡面有說啊：“我”，佛陀他說啊，我雖然說能夠極為善巧地來宣說正法，但是如果你們聽了之後不去實修。就像什麼呢？一個生病的人負了藥囊，終不能醫自身的病。

所以像現在很多修密的人他們也會有這個想法：“我的上師很有加持力，然後我依靠我的上師，我對他有信心我就能得到解脫。”但是很多的上師，真正具量的上師，同時警告這些的他的弟子們說：上師給你們最大的加持就是說

法。如果你不透過聽法，然後去實修的話，跟上師之間那是無法聯繫的。

上師是這個道理，阿彌陀佛也是這個道理。阿彌陀佛縱然有無量的威德，四十八大願威德無邊，但是我們如果心不在法上的話，阿彌陀佛也無法奈何我們。那我們聽了很多，就像“病者負藥囊”啊，“終不能醫自身病”。

下一段：

《入行論》中亦雲：“此等應身行，徒說有何益？唯誦療病方，豈益諸病者？”

“此等”，這些開示啊，應當去親身地實踐。你光說或光聽有什麼利益呢？就像一個人他只會讀誦藥方，你聽了很多或是你能說，就像一個人只會讀誦藥方，但在這個法當中沒有生起真實的覺受的話，對這個生病的人哪有什麼幫助呢？所以這個實修很重要。

這個實修就關係到我們聽完這個法之後，每天靜坐去思惟修。你就這個道理，我都知道。但知道了之後，還不是你的。就是像我剛才講的，用舌頭去嘗。那怎麼用舌頭去嘗呢？就是在寂靜的心當中打坐、觀修，而且是像前面講的，不是一兩次的觀修，是長時間不斷地觀修。

比如說我們現在所講的這個“聞法儀軌”，你要長時間地觀修。你前面兩次觀修、前幾次觀修，可能第一個禮拜觀修，你可能沒感覺。第二個禮拜、第三個禮拜，或者可能經過一陣子沒有感覺之後，突然有一天有感覺了，觀察自身“如病者想”，你突然有感覺了。而突然有感覺，絕對不是說你那天突然善根發起，不是的。是長時間的的累積，突然才會有真實的覺受。

所以各位來到這個地方學習就是要知道，我們上課所學的這個是個理論，你這個理論要去實踐之後，要生起真實的覺受，那才是真正的你的。甚至你生起覺受，有了勝解了，那才是真正你的，屬於你的智慧。

有了真實屬於你的智慧之後，再下來才是真正的所謂依著智慧起修了。不然的話前面都是隔靴搔癢啊，都是個前方便。在佛學院三年、五年、十年都是在做隔靴搔癢的事情的話，那以後就習慣了，很可惜呀。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附帶一講啊：我們這個科目啊，《略論》，前兩天教務處有跟我講，就是說要考試啊，算成績的方式要我自己定。我想我這個科目定成績的話很簡單，就是期中考考一次，期末考考一次。考這個口試。口試怎麼考？就是這個思惟這個方法。我坐這邊，你坐那邊，你帶著我思惟修，我聽你帶我思惟修。比如說前面的“親近善知識儀軌”“聞法儀軌”或者“親近善知識儀軌”，或者就是後面的“死無常”“暇滿難得”、“三惡道苦”等等、等等，我們所教授過的內容，你隨便選一個觀修。你常去練習，練習之後、有力量之後，期中考、期末考的時候，你帶著我來觀修。然後時間呢，至少要十五分鐘到三十分鐘之間。這個就是我們考試的方式，希望學過這個科目的人，你真正的你能夠有觀修的能力，道次第你真的有觀修的能力。

你看我們還特地幫各位編的那本觀修的儀軌呀。編那本不容易呀，因為那個不是照抄的，還要稍微整理一下，不容易。然後我們希望各位學完之後，能夠有能力觀修道次第。當你有能力觀修道次第之後，你就有能力知道“一切法現為教授”。因為道次第就是詮釋一切佛法嘛，你有道次第的實修經驗，而且在這個當中生起覺受之後，你就知道以後學《楞嚴經》、學《維摩詰經》等等、等等，怎麼樣依著祖師大德的開示來觀修，然後來生起覺受，然後來實修了。而不是像以前或一般的人聽聽就算了，聽完就知道這些事情也就了了，那很可惜呀。好，這是我們考試的方法。所以歡迎各位呀，回到正軌，當正修身啊！

### （三、介紹“殷重修”，並教誡應如此行持）

看第二十頁：



是故，說于殷重修起療病想中“殷重修”者，謂應如實行持善識所示諸取捨處。

這個地方定義什麼叫“殷重修”呢？所謂“殷重修”的話定義它說啊：應如實地行持。“如實”就是說啊，你老老實實地去做。當然你要先瞭解他的道理了，你要觀修，比如說你要觀修《聞法儀軌》，之前你要先瞭解這個斷器三過、依六種想的道理；先瞭解之後，然後你就老老實實地去修。它告訴你斷器三過，你不必自己編個斷器四過、斷器五過，不需要。等到以後啊，你有大成就之後你再編，現在不急著自己編。然後依六種想，你不要說“我依三種想就好了”，不要，你就老老實實依六種想，這叫如實地行持。

然後善識，善巧地認識師長所開示的道理、所示的這些“諸取捨處”，什麼該取？什麼該舍？這些修行的善巧，你都要很清楚，不要含糊籠統啊。

又行持前須先了知，知則須聞，聞已了知最終目的亦是行持，故于所聞法義隨力行持，極為切要。

在行持之前你必須要先“了知”，“知則必須聞”。這個行持是個果，那麼聽聞是個因。那麼你行持之前，必須要對於你所謂行持這個法門的原理要了知。包括修念佛法門也是一樣，念佛法門具足的來說就是信、願、行三資糧，不只是說你佛號念得多；具足的來說有三資糧。你要先知道三資糧的原理。而你要知道三資糧的原理之前，你必須要聞。所以從果到因推，果是修行，往前推的因就是知，知的因就是聞。

那下一段反過來說從因到果來說，所以聞了之後就能夠了知，最終的目的就是要行持。反過來說你在聞的時候，你的動機就要知道：今天為什麼要聽聞佛法？是為了要行持。是為了要知，然後知之後來行持。所以未來呢，對於所聽聞的這個法義，不管是多或者是少，應當隨力地去行持。比如說你這個學期

學三四門，或許你沒有辦法每一門都行持，但最起碼你要選一門，你去深入、去思惟觀察，乃至依它來調伏煩惱，那“隨力行持”，那麼這個是“極為切要”的。

相反的下一段。

**若不如此，臨命終時于未修行定生懊悔，此如仿效其餘舞者，欲求蔗實然僅食皮。**

如果不這樣子的話呢，就是說你去聽聽啊，就算了，那麼不去實踐的話，臨終的時候“于未修行”這件事情，你一定會後悔的。其實不用等臨終啊，你障礙來了之後，就後悔了。

那底下舉個譬喻就像什麼呢？“仿效其餘舞者”，就像這個仿效這個跳舞，“仿效”，這個就像演戲演這個大將軍吶，但是他不是大將軍。這個“仿效其餘的舞者”。或者呢，像這個求這個蔗實，甘蔗的這個實，裡面這個……你要吃甘蔗要吃甘蔗裡面的部分啊。但你就吃甘蔗皮，那吃不到甘蔗的真正的味道。關於這兩個譬喻底下有詳細的說明。

我們先看下一段：

**《勸發增上意樂經》雲：“謂我失修今何作，歿時愚人起憂悔，未獲法要極苦惱，此是喜愛言說過。”**

在經典上說啊：“謂我失修”，我過去啊，失去這個實修，沒有真實地學修行。那麼今天呢，障礙現前了，那麼為何會做“歿時愚人起憂悔”——他這個是失修是一段啊——“今何作歿時愚人起憂悔”，就是說就像一個死去的人，將面臨死亡的這個愚人吶，愚癡的人吶，“起憂悔”。為什麼會像這個臨終的愚人起憂悔呢？因為失修。因為我失修啊，“今”啊，因此才會做這種歿時的愚人啊，而起憂悔的心。那這個時候呢，內心沒有獲得佛法的法要，所以

極為苦惱啊，心中惶惶不安吶，怕死啊。

那麼這個是喜愛言說的過失。就是說我們要是只是喜歡聽聞，或者是喜歡為人說的結果，那結果就是這個樣子，臨終的時候顛倒、害怕，然後恐懼、憤怒，各式各樣的負面情緒，然後引導我們到三惡道。

而且這個，其實我們不要說到臨終啊，你要一般平常的時候，喜歡聽聞，或者喜歡說，養成一個習慣的話，心只會越來越躁動。

就像那個渴鹿追求陽焰，永遠覺得說好像追求不到。就是你習慣性地要用一些經典的語言文字啊，一直在填充你的心，不斷不斷地抓、不斷不斷地抓，沒有這種迴光返照的能力的時候——經典很多，然後一個習慣就是不斷不斷地學、不斷不斷地往外抓，抓一個東西來安定自己的心的話，心只會越來越躁動。就像那個渴鹿追求陽焰，永遠也不會滿足的。那個習慣養成了之後啊，很麻煩吶，很不好改。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就要學習這個即學、即行的習慣。

好，下一段：

又雲：“如身處於觀戲場，談說其餘勇士德，自身退失殷重修，此是喜愛言說過。”

這個就是前面所說的“仿效其餘舞者”，就像你身處於這個“觀戲場”——看戲的地方，“談說其餘勇士德”。臺上啊，有演這個大將軍，這個勇士，那你在底下也模仿啊，他的這個講話啊，他的這個行動啊，那這個事實上是沒有意義的。這是個譬喻。

以下合法：“自身退失殷重修”，那這個是喜愛言說的這個過失啊。而且模仿到最後你會以為是真的，這是很可怕的。就是說我們，比如說我們講經，或者常常為人演說，說久了之後，如果說沒有再靜下來從行為上深入去調伏自己的身心的時候，有時候會錯解，會以為所說就是自己的境界了。就像那個他

模仿大將軍，模仿久了，會幻想自己就是大將軍了。

下一段：

又雲：“甘蔗外皮全無實，所喜之味處於內，若人嚼皮則不能，獲得甘蔗甜美味；如其外皮言亦爾，思此中義如其味，故應遠離愛言說，常不放逸思其義。”

先說譬喻：甘蔗的外皮全部沒有這個實，沒有裡面這個實啊，那麼所起的這個味道處於內在的這個實，皮裡面甘蔗的這個肉啊。“若人嚼皮”呀，只是嚼甘蔗皮，則不能夠獲得甘蔗的甜美的這個滋味，這是一個譬喻。

底下合法：“如其外皮”，就是說你嚼這個外皮呀，“言亦爾”，光說不練，不去修，就像嚼甘蔗皮一樣。那麼“思此中義”，思惟你所學的這個道理，真的去思惟修來調伏煩惱的話，就像食甘蔗的裡面的肉，嘗到真實味一樣。這兩個是一個很明顯的比對啊。

所以應當遠離愛言說的過失，常不放逸。那麼所謂這個地方所說的“放逸”就是說喜歡說，或者你今天學法的目的就是為了說，為了要跟人家說，這個叫放逸。所以“常不放逸思其義”。

這是第四個“于殷重修起療病想”，就是說我們聽了之後，事後要實修。

看第五段：

（戊五、）於如來作善士想。

隨念世尊為說法者，心生恭敬。

我們這個地方就思惟什麼呢？我們今天所聽聞的這個法，這個法的根源啊，是來自於世尊。那麼“善士”，或者有的地方稱為“正士”，就是說佛陀是圓滿的。因為佛陀是圓滿的，所以他今天所說的法，一定也是圓滿的，可以真正地幫助我們得到解脫。依著他的這個法來修，可以離苦得樂，乃至於成佛。

前面對於法，你觀察法像藥一樣，這個是就教來說，對法有信心，觀察像藥一樣。這個地方觀察教的來源：佛陀。那這個是對人（說這個教的人）有信心，因為來自於佛陀嘛。所以佛陀是圓滿的，所以這個教也必定是圓滿的，所以“於如來作善士想”。

一個是對法的信心，一個是對說法的人的信心。那這個“人”的話指的是：不是法，是最原始的源頭，法源吶——佛陀。

第六個：

（戊六、）于正法理起久住想。

**應思：“由依聽聞此法，願勝者教久住世間。”**

這個是發菩提心。你發菩提心的時候，你再聽法，那麼可以得到大的利益。為什麼呢？因為你發菩提心，聽法了之後，你聽聞這個法就能夠真的願意依著這個法來修行。前面說的“觀自身如病者”等等的。那麼你願意依著這個法來修行，得到法的利益。然後呢，以後才能夠真正地幫助別人。你有這樣的這種正確的動機之後，你再學法，就會知道這個法一定要先拿來調伏我自己，調伏自己的煩惱啊，以後才能夠滿我的菩提願，來調伏一切眾生的煩惱。所以這個發菩提心也是很重要的。

好，所以以上總結就是六點：第一個，觀察自身是病人，最重要；第二點，觀察法師就像醫生一樣，能夠善巧知道我們的病；第三點，觀察法師所說的法就像藥一樣，能夠治療我們的病；第四個，于殷勤修起療病想，那這個聽法的時候的動機，我以後就要殷勤修，乃至以後呢，也是要殷勤修；第五個呢，於如來起善士想，對這個法的源，法源的佛陀有信心，因此對法也有信心；第六個呢，於佛法起久住想，聽法的目的是希望使佛法能夠久住。

好，依這六種想，前面斷器三過，依六種想。那各位以後上課之前啊，就

是能夠先提早進來，然後坐一坐，你乃至花一兩分鐘的時間把這個掠過去都好。你這樣掠過去之後，這種稍微快速這樣掠過去的話，你的心慢慢就能夠生起這個覺受；生起覺受的時候，你再聽法，同樣的法，你得到的利益就完全不同了。

好，看第二段：

應與心續結合而聞正法。

這是第十七頁的“丙三”。這個“正聽之理”分為三段的第二段，第一段是“總說聞法的方式”，就是“斷器三過”、“依六種想”，這個介紹完了。那麼我們現在介紹的是第二段，就是說你在這個聽法的時候，要讓你這個心相續。這個內心吶，跟這個法要結合在一起，就是說你要以這個教來以教照心吶。好，那一邊聽，一邊聽的時候一邊去對應我們的這個內心，而不只是聽一個哲學思想而已。當然更不是拿這個法來照別人，照別人的是非，主要是照自己內心的是非。

看這段文：

又于說、聞正法之時，若將自身相續置之一處，另說餘法，則其任說何法，皆難獲得要領，是故須為抉擇自身相續而聞正法。

在說法的時候、聞法的時候都一樣，如果將自身的這個相續，這個“相續”指的是內心吶，將自己的內心“置之一處”。那麼另說這個其它的佛法，說法的人是這樣、聞法的人也是這樣，你聽法的時候，法師在講法，比如說他在描述貪嗔癡的煩惱，那你不用這個法師的法去照我們內心貪嗔癡的煩惱，反而覺得這個只是個理論，或是拿去照別人，那這個叫做你的自身心的相續跟法置之另外一處了。那這個就不對了。

你應該將法師所說的法，（去照）貪嗔癡，照內心；那法師講真如本性、迴光返照，去照我們的內心。不要把這兩個分兩家，要把他們合在一起。

說法也是一樣，你在說的時候，事實上我們在說法的時候，也是要以教照心，一邊說，一邊就照我們自己的內心。不只是看外面而已。“則其任說何法，皆難獲得要領”，分家了。所以必須為了抉擇自身的相續而聽聞正法。

底下舉譬喻：

譬如欲知臉上有無黑汗等垢，照鏡知己，即除其垢；自身行為有過失處，亦由聞法現於法鏡，爾時意中便生苦惱，謂我相續何以至此？

他舉個譬喻，就像我們照鏡子。我們為什麼照鏡子呢？就是希望知道我們臉上有沒有污垢。比如我們出門前要照個鏡子，看看臉上有沒有這個污垢等等的。

那底下合法就是說：我們自身的行為有過失處，也是要照鏡子，那這個鏡子是法鏡。那這個法鏡怎麼來的呢？就是透過聞法。你透過聞法，你看佛法裡面告訴我們貪嗔癡的煩惱，或者你看今天我們講的這些，斷器三過、依六種想——這個也是個法鏡啊，那比對我們過去聞法的心態，“哦”一看，“哦，有這個過失、那個過失。”這個就是法鏡，聞法的法鏡。

這時候“意中”啊，便生苦惱。“便生苦惱”就覺得：哎呀，很慚愧啊，很自責啊，“謂我相續何以至此？”我內心的相續啊，我的心吶，怎麼會這樣子呢？所以一個人真的有慚愧心，他怎麼來的？他不是說……不是說只是靠挫折啊，那些的，不是的。他是因為聽聞佛法。他聽聞佛法之後，知道我們自己有不足，那時候就會有慚愧心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剛來佛學院的人，他會說：“我學過這個法、我學過那個法，聽了很多、很多、很多。”但是他來慢慢久了之後，誼，發現慢慢他的個性啊，會調柔、會清淨、會謙卑。為什麼？因為在外面的環境，沒有實修，我們會覺得我們得到很多；但是當我們經過實修的時候，拿這個法鏡一

照，啊，我們身邊太多太多的煩惱了，而且這個煩惱要除啊，不是吃一兩次的藥，不是短時間就能除的，這個時候就會有慚愧心了，懺悔心。“謂我相續何以至此”啊，慚愧、懺悔！

所以呢，底下說啊：

**次即除過並修功德，是故應當隨法修學。**

這個時候有慚愧、懺悔，這個時候就會有修行的動機、除過的動機。而且能夠精勤地修種種的功德——這個功德就是戒、定、慧了，戒、定、慧的功德。所以應當隨這個法（師長所教授的這個法）來修學。儘量、儘量。當然佛學院開的課，你不可能全部都攝受。至少你一個學期要有一個主修，好好地深入下去，隨分隨力地修學。

那你比如說這個學期的課，你聽了之後，你現在沒有辦法馬上去實踐的話，你心中也要起這個憶念：“我現在先以這種正確的心態來聽聞佛法，清淨心來聽法，我以後一定要實踐這個法的內容。”這個有先後次第嘛，現在先實踐一部分。其它部分，以後也要去實踐它。

下一段：

如《本生論》中蘇達薩子請月王子說法時雲：“我之惡行影，明見於法鏡，意起極苦惱，我應趣正法。”菩薩知其意樂已成聞法之器，遂為說法。

在《本生論》裡面吶，這個蘇達薩他的孩子，他的名字叫“斑足”，斑馬的斑，手足的足啊，斑足。那麼他為什麼請月王子說法呢？因為這個斑足啊，他是個羅刹，他吃了很多的人啊。那他吃很多人，後來他抓到月王子，想要吃掉月王子的時候，他覺得月王子這個人這個氣質跟一般的人不一樣。他就好奇，問：“為什麼你有這樣的氣質啊，跟人家不同？”他說：“因為我心中有正法，有正法的力量。”那這個蘇達薩他的兒子啊，這個斑足，他也是善根的人，



他想：“哦，有正法就能夠有這樣的氣質。”他就請問月王子說啊，“那你能不能跟我講一講你所知道的正法是什麼呢？”

這個月王子就跟他講：“這個第一個你要處於低下座”，就前面那個第十六頁，第十六頁這個《本生論》吶，他說：“應住低下座，生起調伏德，以笑眼目視。”就是月王子說的，應處在低下座這些的。第一個，你身、口、意三業要有虔誠恭敬的心。然後呢，這個斑足他真的虔誠恭敬的心，鋪上法座，請月王子說法之後，然後月王子為他說了法。那這個時候斑足就很感歎吶，說下面這段話：他說“我的惡行啊，這個影像，明明白白地顯現在佛法的法鏡當中”。用這個佛法照我過去的吃人啊，種種的惡行，所以“意起極苦惱”，我內心極大苦惱啊。“哎呀，我過去愚癡啊，造了那麼多惡業，所以我應當啊，趣向正法。”

所以呢，這個菩薩知道他的“意樂已”，知道他真正的成就法器了，這種意樂。所以就為他來說法。

所以這個就是說你在聽法的之前吶，你要真正的有那種很殷切的求法的心。那為什麼你會有殷切求法的心？因為你知道自己是病人。所以你在聽法的時候，就真正地是為了療病而來聽法。

所以我看日宗仁波切的注解，他說啊：他解釋這個月王子這個公案之後，他說啊：如果說你看啊，他本來，這個斑足本來不懂佛法，一個惡人；惡人他轉變之後，他還要學佛，那可能會比較容易。但如果說一個修行的人、一個學佛的人，他已經懂了應該怎麼做，應該以怎樣的心態來聞法，但他還是習慣性地聽法就只是為了好要心，為了廣泛集很多的文采、語言文字而聽法的話，他這樣的人吶，其實比那個斑足啊，更難以治。

因為斑足他是過去不知道，他這個時候知道，他馬上就能夠生起恭敬的心，

所以他馬上就能夠得到聞法的利益。但我們已經知道了聞法很重要，但是就習慣性地以不正確的動機來聽法的話，這習慣一養成，就變得以後道理你都知道，不能貪、嗔、癡、我們要持戒、應當怎麼怎麼的……都知道。但是都是習慣性地就是知道，但不去做的話，以後養成習慣的話，那比那個斑足啊，更難治、更麻煩。

所以我們要成就聞法器，這個很重要。前面講聞法的功德很殊勝，但是我們本身必須是一個聞法的法器。斷器三過、依六種想，我們以前是貼在那個講堂上啊，給各位看。那各位看了之後，就是說上課前要修，然後不只上課前這樣略修，有機會、、、最好你現在開始練習啊。

比如說早、晚課打坐的時候，止靜時間，你開始去修斷器三過、依六種想，打坐的時候去試著去詳細地去觀修，或者另外找時間，坐下來修止，再修觀，仔細地觀修他的內涵。然後平常仔細的觀修，然後在上課之前，再稍微略修一下，這樣就會幫助你後面的聽法。好，這個緣起很好。

### 第三個結論——思惟的方式。

這個就是第十七頁的丙三的正聽之理分三個的第三段。

**總之，應當發菩提心而念：“我為利益一切有情願能成佛；為能成佛，見須修學其因；為修其因，須聞正法，是故應當聽聞正法。”**憶念聞法所生利益，發歡喜心、斷器過等而聞正法。

這個地方做一個總結：我們聽法的時候，應當發起菩提心。那聽法跟發菩提心有什麼關係呢？它底下就告訴我們這邏輯關係：那麼這個菩提心就是為了利益一切有情願能成佛，這個就是菩提心，這是果；“為能成佛見須修學其因”，這個往前推他的因。那麼就是說你要利益一切有情，你必須要有相應的教量跟證量啊，我們之前講過了。那麼這個要有三士道的教量跟證量，這個就

是他的因。

那麼要具足這樣的因的話，“須聞正法”。你不聽聞正法怎麼會有教量和證量呢？所以為了成就菩提道，所以我必須要成就三士道的教、證二量。為了成就教、證二量，所以我必須聽聞正法。他這個從果到因的推呀，從菩提心這個角度來看，所以同時呢，這是一個同時憶念聞法的利益而歡喜心、斷器之過而聽聞正法。好，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個地方。

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聽打：悟卉

校對：普信 普靈

201702 法義研習小組校對稿